

芦苇的故乡

□章铜胜

白露到了,早晚的天气渐渐地凉了。湖边有风的清晨,或是黄昏,我是不大愿意到湖边去的。按说暑热刚过,秋风凉爽,此时去湖边散步,正是最惬意的事才是。可我仍是不愿意贪得一时的凉意,我怕寓目所及的渐渐悄悄而来的秋天的萧瑟,那种缓缓的衰败也是尽心的,我怕看到一叶残荷、一茎枯草、一枚秋叶、一树硕果,甚至也怕看到一道残阳在湖中散落霞霞的灿然若锦。

我是不喜欢热闹的人,在太过热闹的地方待得时间长了,总觉得有些不能适应,总想着要早早的离开,这样久了,便渐渐地远离了热闹的去处,多数热闹的场所也就不再需要我了。这样倒好,虽不至于划清界线,倒也是各自相安无事。

小城太小,安静的去处自然不多,有些地方避是避不了的,譬如傍晚时分的湖边,再热闹也是不能不去的。不去湖边,又能去哪儿呢?我喜欢到湖边人流不太密集的地方去,这样可以随意的走走,四处看看。偶尔遇上熟悉的人,大声招呼之后,我依然可以自顾自地走着走着。若是遇上投缘的人,也可以站定,聊上几句,或是结伴而行,边走边聊,聊到兴致浓时,也是极开心的事。

更多的时候,我是独自在湖边走的。我喜欢一个人安静地看湖水,看湖水中的天空和云影,看湖边的水草和站立湖边的植物,湖是它们的故乡。它们是亲水恋水的,就像从小生长在湖边的我一样,那样迷恋着湖,迷恋着依湖而生的菰蒲蓼葦。

“谁谓河广?一苇杭之。”《诗经》中的很多句子,总是要在反复吟咏中才能有所体悟,才能抵达我们内心的最柔软的地方,就像《卫风·河广》中的这句话。旅居卫国的宋人,站在河边,故乡近在咫尺,阻隔着的那条河,也许只有一枝青苇的距离,这样窄的河面,也许只需要借助一捆芦苇就可以渡水抵达。如此简单的事,诗人却难以做到。思归不得的内心焦虑,像河边的芦苇,无奈秋风,也无奈时空的阻隔。

那天,我在湖边也看到了一片芦苇,白露近了,它们仍是深绿的颜色。那片芦苇并不是那天我才发现它们的,从春到秋,每一个在湖边行走的日子里,只要路过,我都会看看它们,有时,我会特意绕到它们旁边,仔细地看看它们。对于人来说,它们是那样的熟悉,又是如此的陌生。

故乡的湖边,生长着许多的芦苇。站在村东的土岗上往东望,是芦苇的青纱帐围成的片片圩田,芦苇是稻田的屏障,芦白稻黄时,那些圩田里成熟的水稻和圩埂上飘絮的芦苇,也是村庄的屏障。稻子归仓,芦苇收回来,在冬天编成苇席,一张张的苇席卖了,贴补了昔日乡村生活的艰难。乡亲们对芦苇是有感情的,那种源于生活的真挚情感,有时候让人感动,有时候也会令人心生无奈,像那位旅居卫国的宋人站在水边的一声喟叹,终将会随风飘散。

家乡的芦苇,是分成芦和荻的。芦苇,乡亲们称作芦柴。但芦苇并不只是当成柴草,一烧了之的。芦,剖开、碾平,编了芦席。苇截成长短相同的长度,交错着编成了晒席。

离老家不远的地方,有一处地方叫荻港,幼时,我曾问过父亲,是不是荻港的圩埂上只长荻,不生芦呀?父亲听后,不置可否地冲我笑了笑。这种疑惑一直在我心中存留了多年,没有答案。可后来,我多次路过荻港,有机会弄清缘由的时候,却没有了细究此事的兴趣。其实,芦与荻又有什么区别呢?在我的心中,它们一样生长在故乡的湖边,一样在春天里露出紫芽,在夏日里长成青苇,在秋风中枯黄吐絮,一样成为我迷恋并记忆的故乡风景。

湖边,是芦苇的故乡。芦苇生长的地方,也是我的故乡。“谁谓河广?一苇杭之。”一苇难以抵达的地方,不正是我们的童年和童年的故乡,还有秋风中,湖边的芦苇所能给予我们的能够抵达的希望。

滨江生态园的遐思

□沈宏胜

一座城市的变化,看到了发展前景。但笔者对铜陵的滨江生态园的建设多了些感慨。50多年前的印象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坐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行驶在长江上的大轮。夏日炎炎,少年时代的我和同伴们喜欢到长江里游泳。如同壕沟一样的长江分支流形成的“小岛”,我们时常游到对岸,偷摘农民种的西红柿和黄瓜。农民见状要阻止,我们就像“泥鳅”一样跳入江中“逃之夭夭”。每到夏季涨水,江水都要漫过大堤,附近的农村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。江水从沿江的马路上漫过,有的市民卷起裤脚,趟着江水,感受江水的凉意。

如今,这样的情景只能留在记忆里,而展现在人们眼前有一个好去处,依傍在长江之边的“滨江生态园”。公园内建有健康步道3.2公里,临江步道1.4公里,园林绿化30余万平方米,种植各类乔木5000余棵。其景点有:鹭江花月、银屏水阔、思源、江枫渔火、金滩夕照、古渡春秋等六大景点。市民们誉之为“铜陵外滩”。每天的清晨,有市民在此晨练;每天的傍晚,有市民在这里散步,更有市民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,夏日的夕阳景色更迷人,用手机不停地拍摄。从内心感觉到,滨江生态园是铜陵文化生态新名片,它不但有保护江堤之功能,绿了长江,捧红了“红花绿草”,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游玩,感受江天一色的美丽秀景,而且更便利了市民们的生活,让区域综合环境实现质的飞跃。“最美江上书屋”在滨江生态园“落户”,既点亮了城市的一角,又让市民们有了读书的好景致。

从滨江生态园的建设,看到了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“智为”,但更看到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,一方水土,养一方人!

虔诚的诗歌朝圣者

——读比尔·波特《寻人不遇》

□吕达余

淑真故居等等。比尔·波特先生用了30天的时间,纵横中国南北东西,拜谒了数十位中国古典诗人,如屈原、曹植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辛弃疾、王安石……中国历代著名诗人,几乎都在他的拜谒计划中。

这其中居然还有老子。他认为老子就是一位诗人,《道德经》里面有八十一首诗。他在书中说:“我一直好奇,好像没有人提起老子是一位诗人。而实际上,他显然是一位诗人。”

行程当然是艰苦的,其间有一次在湖州霞幕山探寻诗僧石屋禅师墓地,致使足踝骨折,不得不中止行动,回美国养伤半年。伤好之后又继续他的行程。他在书中说:“我所拜访的诗人们的墓地彼此之间竟有那么大的区别。有的简陋,有的宏伟,有的已经变成农人的耕地,而有的则成了乡村垃圾场。但他们的诗歌却流传下来,在那些甚至没有什么文化的农人的明灭烟火里鲜活活着。那些诗并不会专属于富商或者高官,诗歌可以超越财富和权力,它直入人心,甚至能让人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。”

对于这样的观后感,我想,中国的古典诗人们是欣慰的。

但比尔·波特先生在其行程中,也遇到不少不解和不快。他在济南趵突泉公园参观李清照纪念馆,看见一个醉醺醺的西装男被几个人簇拥过来,指着李清照的塑像问比尔·波特先生这是谁,这让比尔·波特先生忍不住出声来,对他说:我很奇怪你怎么会不认识自己国家这么著名的词人。在江西宜春潭埠镇谢灵运纪念馆,比尔·波特先生面对的是空无一人的场景,而恰好纪念馆管理员来了,管理员拿了一串有30多把钥匙的钥匙圈,试了多少把钥匙终于将馆门打开。在朱淑真真像馆,比尔·波特先生看见房子修葺完好,墙上陈列有她的诗词与附近的景色照片,就想在这里购买一本她的诗集,但却没有能够买到。展览馆中无诗人的诗集,这令比尔·波特先生非常的遗憾。

行程之中,也看到让他欣慰的事:在安徽当涂李白墓前有24位日本人排队拜谒李白,他

们在李白墓地前一字排开,像军人一样列队整齐。其中一个人走上前去,点香焚烛回归队伍后,大家一齐吟唱李白诗歌。原来他们是日本研究唐诗的俱乐部成员,他们吟唱李白诗歌用的都是古代唐朝方言。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,普通人不用说,就说中文系的本科生,能用古代方言吟诵古诗吗?比尔·波特先生在书中记下了他们,想必他们的举止让他印象深刻。

一位已经65岁的美国人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于荒山野岭间搜寻遗迹,立古墓前发思古之幽情,只为表达对中国古典诗歌及其诗人的崇拜。总共30天的行程下来,跋山涉水不说,不知倒了多少杯威士忌,朗诵了多少中国古诗,其间还一边翻译中国古诗,立志传送到西方世界去。读完了比尔·波特先生的这本书,我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。当我重新翻阅这本书的扉页,又看见比尔·波特先生那部大胡子和动人的微笑,他的唇齿之间似有美妙的诗的韵律传来……



翩翩起舞



西湖泛舟



绿色城市

铜官山

谢成龙摄



水榭楼台



湿地夕照

落入凡尘的天使

□方晨雨

姐姐好!”

那是支教的第一天。因为路段陌生来得稍晚,竟然有孩子毫不怯生的笑道:“你们怎么迟到了!”我们尴尬得抿嘴微笑,都像个腼腆的“小学生”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不知如何应对这些天真无邪的“小天使”们。

幸好课都是预备好的,只要按部就班的上即可。第一节课教他们绘图卡通人物。孩子们不过三四岁的年纪,最大的才六岁,拿起笔颤微微的,横竖画的歪歪扭扭,有个小女孩低下头委屈的说:“姐姐,我不会画。”“那我教你画?”小女孩点点头,自己拿起一只紫色的笔在纸上涂鸦,“在画什么呢?”“太阳。”说着,她又拿起另一只笔无边无际的画起圆圈,“那,这又是什么?”“大太阳。”后来,园长告诉我们,他们还小,画不来太正式的东西,让他们随意涂画,保留天性就好。

轮到我来上课,来之前着实绞尽脑汁,不

知道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听懂,最后选定了手指画,用小手指沾染颜料印在白纸上。印的是葡萄,课程先是带他们认水果。孩子们真可爱,我问这是什么水果?他们大声说,柠檬!我说,“吃到柠檬有什么反应?”他们立即愁眉苦脸,伸出舌头说,“好酸,好酸呀!”我又问,这是什么水果?“桃子!”“谁喜欢吃桃子?”“猴子!”“那好,谁给我表演一下美猴王呀?”这下可好了,话音刚落,教室就变成了水帘洞,无数的小猴子叫起来,有抓耳挠腮的,有把手架到眉弓上伪装火眼金睛的,还有的干脆成了猩猩,两只胳膊垂下来,双腿张开大摇大摆的走到台上,朝底下的人捶起胸脯,吼叫起来。大家笑作一团,一片喧闹,好半天才安抚下来。等到我问到压轴水果葡萄时,我说今天画葡萄。有的小朋友开始抗议,老师我不想画葡萄,我不喜欢吃葡萄!有的人说,老师,我喜欢吃樱桃。还有的孩子还沉

恰同学少年

□杨信友

委那位身材瘦瘦、皮肤白皙的教练来到学校,和学校老师商量借用章必功去参加比赛,因为当时他是铜陵市青少年队的冠军。

曹征路的个头有一米七,白皙文雅,智力聪颖。他的学习成绩也是佼佼者,各门功课都很好。同时爱好无线电,喜欢捣鼓半导体之类。提起曹征路,倏忽让人回想起那年空军航校招飞的插曲。记得,好像是初二那年,大家一听是航校招飞都很兴奋,踊跃报名参加。但是,殊不知,航校招飞对学生身体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。第一轮全班二十多人到本市人民医院检查,检查结果只剩2名同学,一名是皮肤黝黑,体格健壮的周同学,一名竟然是奶油小生的曹征路。尽管如此,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,还是心花怒放,我们班将来也有高翔蓝天的飞行员了!可是,第二轮到了芜湖部队医院体检后,只剩下曹征路1人了,不过大家还是抱有一线希望。但是,轮到第三轮在南京部队体检时,半天检查结果,他竟然没有通过,被刷了

下来:据说只是耳膜大了零点零几厘米。同学们都非常惋惜,可是他却表现得很是淡定,很快恢复到平静的状态,表现了他随遇而安的良好心智。现在想想,如果当年曹征路真的被空军航校招生录取的话;那么,今天也许空军部队多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,我国文坛上却少了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。(曹征路著有小说集《开端》、《山鬼》、《只要你还在走》、《那儿》、《霓虹》、《反贪指南》等。作品多次收入当年的中国各类年度最佳小说选本,多次获奖。)

岁月的清风吹过时光的流苏,那些落影的美好瞬间,依稀停留在记忆之中。自己当年从市一中毕业后,由于与他们俩同学情谊都还不错,后来也有过接触和拜读过他们的大作。一次章必功已经是深圳大学系主任时,回铜探望老母亲,几位老同学相邀前往看望。多年不见,握手寒暄。我说:“咱们俩当年一别,几十年了,一次面都没见过过。”他说:“不对,毕业后的第二年,我有次在长江路见到你,还聊了好一会呢!”我连声称道,也许也许!不由

浸在孙悟空的世界里,意犹未尽的拉着我的衣角说:“老师,老师,快看我像不像猴子?”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相比男孩的调皮,小女孩们总会温顺体贴很多。记得有一回分零食,一个小女孩看见大家站在后面,将薯片撒成五六份,走过来依次分给我们。另一个小女孩看到,也效仿将零食分给我们。当我们挥手告别时,就如初见时的喜悦,孩子们依旧整齐礼貌的同我们告别,“大哥哥,大姐姐,再见!”走出教室,一位同伴说:“以后,我一定还会再来。”我们都没说话。但我在心里已经默默赞同了她的想法。

传说,每一个孩子的降生,都是落入凡尘的天使,天上都会点亮一盏灯,所以有了星星。当无数星辉涌动,我们便在人间相遇,恰巧是你,恰巧是我,多么幸运,是你最可爱的年纪。

被他过目不忘的记忆所折服!再后来,我有幸拜读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,内容就有我们在一中的趣闻。“1963年,春节过后,我到铜陵一中学校食堂吃饭,忽然看到伙房门上贴了一幅对联‘红烧肉香飘万里,众栋梁谈笑风生。’据说是高三班某同学的手笔。上联诙谐,令人大笑;下联豪爽,开心鼓舞。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书,看到食堂门口也有一副对联:‘北大才子,燕园少佳人。’那是男生的创作,上联帅气,下联调侃,带来一轻松。这两副对联异曲同工,都是校园青春文化的雅趣,一辈子津津乐道。”

曹征路在当年毕业时,曾亲手给我装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,作为纪念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自己家里有了这玩意,也是挺时髦的;特别是老父亲爱不释手,常常坐在旁边安静地聆听里面的新闻和娱乐节目,乐不可支。时光如山涧的小溪,静静地流淌。到了1984年的4月,我接到曹征路赠送给我的一本杂志,是大型青年文学季刊《江南》杂志,开篇便是他的大作《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》。这篇中篇小说当时很火,好多家知名刊物相继刊用。刊物的扉页上是他挺秀俊逸的题字“请信友同学教正,曹征路,一九八四年四月。”这本刊物,对我来说尤为珍贵,他不仅见证了我们的同学友情,更激励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在业余写作方面要刻苦努力,不断进步。